

卷之十三

愿人有失。

传曰：《涅槃经》云：诸修心人，要当以六法平等智力，摄制自心，必使於运用时，一切平等。云何为六？一者如响平等智力，二者如镜像平等智力，三者如幻平等智力，四者清静平等智力，五者世法平等智力，六者集因缘平等智力。大抵具如是之智，便当有如是之力。世间万法，岂不如响、如像、如幻乎？如是了知，岂不为智？岂不清净所集，因缘亦复平等乎？当知愿人有失，特其未到此地耳。博州鼓角楼，每至三更，即有一鬼掩鼓不能击，直更者屡受杖，不能制。闻禪师有道行，因往问之。师曰：何不捉住？兵曰：鬼何可捉？师曰：但禁气勿言，即可捉也。兵如戒，果能捉之。鬼曰：吾於此邦，所畏者，惟禪师、黄二叔二人而已。太守已下，皆无所畏，更何有於汝哉。既而，访寻黄二叔，乃一老圃，三十年以鬻菜为业，初无他长，惟是菜之老嫩，束之大小，价之高低，持心不二而已。呜呼，持心不二，而遂为鬼神敬畏，当知持心有二者，必为鬼神戏侮也。不闻余副使之事乎？李士衡奉使高丽，武人余英为之副。凡高丽所得礼币，及诸赠遗，士衡皆不关意，一切委之副使。副使虑过海船漏，尽以士衡之物藉船底，独以己物置其上。无何，果遇大风，船几倾覆。舟人请减所载，仓忙间不暇拣择，信手捻出，弃之中流。少顷风定，试自点检，则所弃皆副使之物。士衡之物，宛然独在，无一失者。反受如此，安知非海神戏侮而至然乎？

赞曰：

民不尧舜，伊尹自咎。独为君子，伯玉所否。欲并生哉，无负高厚。维彼厉人，挽众同丑。是诚何心，不愧飞走。

毁人成功。

传曰：佛告首迦长者曰：善业有十，能令众生得大威德。一者於诸众生，无嫉妬心；二者见他得利，生欢喜心；三者见他失利，起怜悯心；四者於他名利，生欣悦心；五者见失名誉，助怀忧恼；六者发菩提心，造佛形像，奉施宝盖；七者於己父母，及贤圣所，恭敬奉事；八者劝人弃舍少威德业；九者劝人修行大威德事；十者见无威德人，不生轻贱。离垢菩萨曰：亡心怀於众，从善如流，对治除嫉妬之心，感果得大贤眷属。大抵於人，无所妬毁，在我必增威德，在彼不无感悦。异日因缘会遇，不为大善知识，必为大善眷属。孰谓为不然乎？澶渊之役，契丹受盟而归，莱公每有自多之色，上亦颇以为得。冀公忌之，谐于上曰：澶渊之役，寇准以陛下为投琼与虏博耳。苟非胜虏，必为虏胜，非为陛下划久长计，此即春秋城下之盟，诸侯犹且耻之，陛下以为功乎？上由是大沮。待准复疏广州之役时，转运王罕以按部至海州，郡守冲简以蜡圆告急。罕进至惠州，广民又跃马求救。罕下令，每村使三大户，各募壮丁二百人。又帖所属每县，各募弓兵二十人，又亲募骁勇者二十人以自卫。既而，得暴掠者十余人，皆腰斩以徇。泊至广州，子死贼手，亦不哭。自此，南门不闭，粮运得通，贼乃引去。时提刑饱轺驻军潮州，乃日递一奏，言罕畏怯不战。而练官李兑从而为助，罕由是降一官，謫监信州商税，轺独受赏。呜呼，莱公之功，可谓大矣；王罕之功，亦不小矣。冀公李兑一言，遂至如是。若二公者，为善业乎？知对治乎？当知异日感果，必无大威德业，亦无大贤眷属也。

赞曰：

三后协心，治臻成康。萧规曹随，汉基遂昌。李训忌注，甘露祸唐。事不己出，乃肆铸张。败国多矣，已宁不伤。

危人自安。

传曰：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须菩提一闻此言，早已默笑曰：唯所谓如是，果何义哉？大抵我欲降伏，便可降伏，如是而已。夫复何为彼危人自安者，能晓此乎？惜其不知一大藏教，与今篇中所说，只是论个心字。今也乃欲置人於危，求己之安，为降伏乎？人果危而已果安乎？多见得罪於天，祸将自及也。

昔王文正公旦与王冀公钦若，同在政府。一日，上出喜雨诗以示二府。文正袖归语同列，上诗有一字误写，须进入否？冀公曰：此亦无害。既而，密以奏，上大怒，明日厉声责文正曰：昨朕诗中有一字误处，何不奏来？文正以下，皆再拜谢，独马知节不拜，具以实奏，且盛称王曰：不辩真宰相也。苏文忠在杭州，上欲用之。王禹玉曰：轼诗中，曾有惟有蛰龙知之句。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，反求蛰龙知乎？上曰：自古称龙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龙，孔明卧龙，岂乃人君方言龙哉。既退，章子厚责禹玉曰：相公岂欲覆苏公之族乎？禹玉曰：此舒亶之言也。子厚曰：舒亶唾，可食乎？呜呼，此皆危人太甚者也。曩非圣上明察，二公受祸，其有轻乎？谅於如是之说，尤不晓也。

赞曰：

坎以习教，蛊以振民。蹇以正邦，屯以经纶。君子居险，志则为人。天助者顺，其道大伸。王衍三窟，祇以杀身。

减人自益。

传曰：人生十年，尚有童气。二十弱冠，或可望成。使有前程，自当奋发。若无其福，不免蹉跎。既而妻子累心，家计在念。或处官，而官事扰扰；或营利，而市道区区。不觉不知，大期遽至，空身赤手，无一自随，正令气焰炙天，亦所不免。不闻本净禅师之言乎？侍郎杨晋卿问本净曰：此身生时，从何处来？死後归何处去？师曰：如人梦时，从何而来？睡觉时，从何而去？曰：究竟如何？曰：梦时不可言无，觉时不可言有。虽有有无，而无往来之所。贫道此身，亦复如是。因说偈曰：视生如在梦，梦裏实是闹。忽觉万事休，还同梦时悟。智者会悟梦，迷人信梦闹。会梦如两般，一悟别无悟。富贵与贫贱，亦复无别路。师之此言，可谓尽矣。世间万法，无一非梦。郭从义镇河阳，於洛中造一大第，凡千余间，皆以香栢为之，乃至以文梓为梁，花石甃地，穿池引水，筑山种果，周设碾磑，廐库亭阁，无不备具。第成，约费白金五千铤。次年，被召还都，暮抵其第。秉烛周览，尚未及徧，时朝会有期，不容久驻。饭罢少憩，侵星而出，既朝复归，行至东都乃卒，不复再至。家人不能居，献之于官，官以赐涪王。涪扶鸠王徙，房陵遂为闲馆。陈恭公於润州，治一大第，亦极闳壮，轩亭池馆，绵亘数百余步。第成，公已疾，但得肩舆一登西楼而已，继亦遂卒。人因名其第为三不得曰：居不得，修不得，卖不得。云：回视卜筑之日，非一梦耶。於此益知减人自益，适足自减。不闻太上所谓：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之说乎？

赞曰：

益下损上，民悦无疆。薄人厚己，理不可常。六爻无咎，谦尊而光。盈虚消息，相为抑扬。求自益者，鲜不覆亡。

以恶易好。

传曰：我之此身，耳闻眼见，身觉意知，明明是有。按如佛说，地水火风，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。四大若离，我此妄身，当在何处？我之此心，作善作恶，见於日用，明明是有。按如佛说，四大六根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缘气，於中积聚。似有缘相，假名为心。既知此理，离幻求觉。按如佛说，依幻说觉，亦名为幻。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。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然则我身、我心，及求觉者，皆名为幻。况彼外物，何者非幻？而於其中，妄分好恶乎？毗舍浮曰：假借四大以为身，心本无生因境有。前境若无心亦无，罪福如幻起亦灭。四祖曰：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何从起。黑梵志尝运神力，以两手掌各擎一株合欢梧桐花，供养於佛。佛言放下，着梵志放下左手一株。又言放下，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。又言放下，着梵志曰：世尊，我祇擎两株花，一时放下了，我今空身而住，更教我放下个什麼？佛言：我非教汝放舍其花，只教汝放下外六尘、内六根、中六识。若能於此三者，一切放舍，无放舍处，即是汝免生死处。梵志当下豁然，得大解脱。唐德宗时，吴元卿为六官使。时洛阳花卉盛开，元卿颇生爱着。忽空中有声曰：虚幻之相，开谢不停。能坏善根，七者安用嗜之？元卿豁然，亦得解脱。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带，吕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镜，盖晓此也。以恶易好者，何足以此而告之哉。纵於佛书，卒未有悟，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之言，而自悟乎？王旦为相，有以玉带因其弟为献曰：此带绝好。公曰：身自负重，使人道好，好不亦劳乎？故平生所系，止於赐带。吕文靖为相，有因其婿以古监求售曰：此监能照二百里外。公曰：吾面不过碟子大，何用照二百里？

赞曰：

子路敝縵，不羨狐貉。幻铜为金，吕仙耻学。素乎贫贱，君子所乐。紫色夺朱，郑声乱乐。穿窬之智，曾不俯忤。

以私废公。

传曰：国尔忘家，主尔忘身，公尔忘私，臣之分也。其可以私而废公乎？苟或以私废公，不免以是为非，以贤为否，败乱国事，莫此为速。是以君子不敢为也。赵康靖公槩，初与欧阳文忠修，同在馆阁。槩重厚寡言，修颇轻之。及修以其甥穉事连逮，上怒狱急，二府皆欲文致其罪，羣臣莫敢言。槩独慨然上疏曰：欧阳修以文学为近，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事轻加污蔑。臣与修踪迹素疏，修之待臣亦薄。所惜者，朝廷大体耳。或谓槩曰：公不与欧阳公有隙乎？公曰：以私废公，槩所不取，何敢为乎？至和中，赵抃为御史，范公镇为练官，以论陈恭公事有隙。熙宁中，王介甫执政，恨景仁数讦之于上前，欲因事中之。一日，上问景仁於介甫。介甫曰：请问赵抃，便可知其为人。及问赵抃，则曰：忠臣也。上曰：卿何以知其为忠？曰：嘉佑中，仁宗违豫，镇首请立皇嗣，以安社稷，非忠臣乎？既退，介甫切责曰：公不与之有隙乎？抃曰：何敢以私废公，某所以直言不隐者，先国家而後私讎也。若二公者，真可谓公尔忘私者也。

赞曰：

公以理胜，私以利言。利慾一启，天理泯然。流靡之极，盗贼相挺。起於有己，反侧陂偏。托公济私，抑又甚焉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三竟